

諜海秘辛錄 (三)

費雲文

中國情報員的故事

金廈突擊敵死隊

勇襲金廈敵寇喪膽

抗戰開始後，日軍以廈門爲我華南主要港口，通往南洋必經的交通樞紐，同時也可用以進一步控制福建，所以首先將金門、廈門予以攻佔。我情報部門因爲金廈一帶，有很多在海外寄籍，從事工商業的華僑；爲了摧抑強敵的驕妄氣燄，振奮人心，特別對金門、廈門發動多次的襲擊，成效輝煌。

民國廿八年三、四月間，我「泉州情報組」以「八十軍情報處」的公開名義，招募熱血青年四十人，組成「行動隊」，予以訓練裝備。四月十九日，由王明來、陳大元統率，分乘大船四艘，乘大霧襲擊金門。

廿日凌晨三時，在青島灣登陸，出敵不意，炸毀敵軍設在城角仔的砲臺，擊斃「佐世保第二特別陸戰隊大西部第二中隊」士兵多名，奪獲輕機槍步槍等多枝，安然撤回。我行動員鄭良，因

破壞敵軍電線而受傷，不及同時撤退，留在金門，化裝乞丐，在金門同胞掩藏協助之下，秘密送回泉州。

民國廿九年二月起，再接再厲，再兩度襲擊金門，斃傷敵軍數百，破壞敵軍事設施；並且活捉僞金門警察署署長郎壽臣，凱旋後在泉州正法示衆。

由於我情報組織連續三次渡海勇襲金門，都獲得成功；不但轟動了福建，而且也轟動了海外南洋，紛紛以頭條新聞詳加報導。對於海內外人心士氣的振奮發揚，確實發生很大作用。

自民國卅二年「軍統局」與美國海軍合作，成立「中美合作所」後，我情報工作的技術與器材，獲得顯著的改進，襲擊敵人的成果，益見碩大，給予敵人的損害，也隨之加重。

廈門方面，「中美合作所」設有兩個觀測哨，專門採取廈門港灣日軍船艦進出情形。當時美軍上士史徒華在平海，爲了避免日軍的盤查監視，不便經常進入港灣。於是他和「軍統局」所指揮的海上游擊隊張逸舟部屬取得聯絡，利用他們漁民船戶的身分掩護，讓他們以賣魚爲理由，接

近日船，蒐取情報。

民國卅四年一月廿三日，史徒華上士發現有日軍四艘驅逐艦、五艘運兵船，和兩艘油輪進入廈門港灣。於是他通知漁戶設法探明該批船隻的動向，獲知彼等將於次日上午六時開往臺灣的基隆；但因其中有一船發生故障，所以整個船團的時速祇有八哩。

「中美合作所」接獲此情報，立即交予正在重慶的美軍潛艇聯絡官易伯特上校，迅速轉知位於廈門附近的「巴布號」潛艇，於廿四日凌晨四時潛入港灣，乘其不備，擊沉驅逐艦三艘，其他船隻四艘。（巴布號因此獲得美國高級勳獎）

潛入水底爆破日艦

民國卅四年三月，日本因國內物資極爲匱乏，南洋交通又已斷絕，於是乃在中國戰場廣爲搜刮。廈門日軍將搜來的物資千噸，裝上貨船，準備運回日本。

此情被我情報人員探知，於是我閩南情報站長陳達元擬訂一個計劃，選拔「中美合作所第六訓練班」的學員六人，美員一人，分成兩組，由陳

達元和美員哈柏林親自率領，分赴鼓浪嶼和廈門，破壞國際電臺和貨船。

在行動的前夕，臨時收到潛伏廈門同志的急電，報告鼓浪嶼的國際電臺，新番養狼狗二條，頗為凶猛，日軍也日夜增強該處戒備，請考慮中止破壞計劃。但被選拔的同學，急欲一顯身手，不顧成敗利鈍，堅決要求照原計劃出發。

陳達元和哈柏林均受感動，乃決定將兩組合併為一組，專炸廈門貨船。三月廿四日夜二時乘小船出發，距貨船三百碼處，爆破人員潛入水底，裝置炸藥、引火爆炸，毀沉貨船。

廈門日軍受此震撼，張惶失措，幾疑我軍已開始反攻。

民國卅四年七月初，金門和廈門日軍「德本先信」旅團約三千人，奉命撤調廣東汕頭；因為海空的絕對劣勢，且無適當船舶可供運輸，所以計劃由海澄登陸，沿海岸從陸上前往。但又因地形不熟，恐懼我軍攔截，所以令其駐廈門的陸軍特務機關外圍組織「鐵公館」擬訂行軍路線。

盤陀策應阻敵竄擾

「鐵公館」的主持人林頂立，乃「軍統局」所屬「閩南站」的「廈鼓組」組長，是潛伏在敵體之內，執行反間任務的。乃將詳細計劃密報閩南站长陳達元，轉呈戴笠。戴當下令陳達元運用所有力量會同國軍第七十五師予以迎頭痛擊，並防止其竄擾漳州。

當時七十五師剛從龍岩調來，兵力分散，祇派出第六團的一個營到南靖，擔任監視日軍的任

務。於是陳達元以「中美合作第六訓練班」新裝備的四個教導營為主力，由他本人（陳兼任該班副主任）負責指揮，美員哈柏林也參加策劃，親臨戰地。

截擊部署，係根據所獲得日軍流竄路線的情報，作重點佈置，隨時機動襲擊，避免正面決戰。當設指揮所于漳浦北門外的霞潭鄉，第一營湯濤部進駐杜潭，第二營湯秉衡部進駐漳浦的盤陀嶺，第三營連濟民部進駐小溪，第四營楊卓夫部進駐漳浦的深水坑，待機伏襲。「軍統局閩南站」的行動組和突襲隊作機動性活動，襲敵擾敵，以為呼應。

七月二日，日軍在海澄白坑登陸，携有山砲六門、重機槍九挺、民伏數百人、馱馬二百匹、輜重多起，先頭部隊登陸後，即佈防於白坑沿海，掩護後續部隊的登陸行動，步步為營的約有七日之久，方開始向南流竄。到達漳浦縣界時，我突擊隊張靜山部先作試探性襲擊。日軍雖受損傷，但急於南竄，並未反擊。

十二日，日軍進至深水坑，被我第四營楊卓夫部襲擊，發生激戰，日軍死傷頗重，（楊部也死傷四十餘人），且戰且走，向盤陀嶺奔逃。

盤陀嶺地形險要，有一夫當關之勢，我第二營湯秉衡部進駐後，有哈柏林等美籍教官和軍士助陣，一面密佈地雷，一面申請空中支援。

十九日，日軍到達嶺前，被我第二營截擊；我駐在小溪的第三營連濟民部，和原在深水坑襲擊的第四營楊卓夫部也分別趕來夾擊，當場擊斃日軍二百六十八人。日軍遭此打擊，一度逃向海

邊，多方劫擄船隻，企圖改由海道撤走；但被我「海岸監視哨」的情報人員探明，立即通知空軍趕往轟炸；當又發現一支由一位將官率領的日軍，隱藏在山邊，作暫時的喘息整頓，於是予以輪番五次的飽和轟炸，兩處死傷日軍，達七百五十人之多。

緊迫猛打予敵重創

日軍海陸受阻，萬分狼狽之下，於廿四日拂曉乘落潮時，渡過雲霄附近的河流，續逃詔安、梅州；又遭我第一、二兩營的便衣隊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人員的襲擊，加以第三營的跟踪追擊和地方民衆的配合，沿途或予夜襲或予伏擊，又斃傷約百餘人。

卅日後，日軍竄往廣東的高崗，我追擊行動也奉令停止；集中兵力，監視廈門未撤日軍。本戰役，日軍士氣衰竭，最主要的是還是情報失敗，行動洩密，處處陷於被動；以致遭我襲擊後，雖有重武器而無從發揮威力；雖有優勢兵力，而未能集中發動攻擊，在沿途二百五十華里的途中，處處挨打挨炸，死傷過半，前後廿二天，才抵達汕頭。

而我方，則各方面密切配合，熟悉地形，由於情報靈通，得先制之利；加以美機的幾度臨空助戰，聲勢大振，所以才能始終處於主動地位，緊迫猛打，予敵重創。

閩浙日寇鷄飛狗跳

民國卅四年五月，我情報機構得到敵後謀報：日皇已諭令日軍儘快結束戰爭，減少犧牲；日軍參謀本部已經在中國淪陷區選定山東、京滬、杭州、汕頭等四個主要地區，以集中軍隊。因此，預料閩浙一帶日軍，必有新的行動。

當時，東南一帶「中美合作訓練班」的教導營大部分已訓練裝備完成，「忠義救國軍」的各縱隊也已經重新整編，戰力增強。爲了先發制人，於是展開了連續襲敵追敵的戰鬥。

兩棲乘霧夜襲烏坵

烏坵島，在福建省的莆田和惠安之間的海上，島上有燈塔一座，居民數十家，多以捕魚爲業。日海軍廿餘人，巡邏艇一艘，據守島上，保護燈塔，擔任日海軍導航和無線電通訊任務。「中美合作訓練第七班」副主任，兼任別動軍第十一支隊指揮官林超，奉令派隊突擊該島，破壞燈塔與無線電臺。

林超乃組成「莆田作戰隊」，派羅中定爲隊長，李忠義爲副隊長，美員范姆萊上尉擔任技術指導，隊員有羅家駒、徐觀知、汪修慎、徐源泉、曾耀輝等五十七人，前往執行任務。

民國卅四年四月十四日廿時，分乘五船向烏坵進發，適逢大霧，船隻不得靠岸。迄十六日十一時後，大霧始散去，船抵島岸，即登陸突擊。日軍正在午餐，全未戒備，當場擊斃日軍十八人，俘獲四人，函獲電臺與武器多件，破壞燈塔後，凱旋而歸。

以新武器收復福州

爲了積極加強東南各游擊單位的裝備，「中美合作所」副主任梅樂斯與駐在菲律賓的美軍第八艦隊指揮部，以及駐在關島的美軍十七航空隊聯絡安洽，應允撥交火箭等新式武器，希望能由空中補給，以爭取時間。因此，林超與史華茲上校計劃攻佔福州機場，作接運空補的準備。

另一方面，國軍第×軍軍長陳孔達，奉第三戰區顧長官之命，相機進擊福州，陳軍長下令第八十師師長李良榮部沿閩江左岸向洪山橋一帶推進；一面洽會「中美合作所」參謀長李崇詩，下令「中美合作第七訓練班」配合八十師進擊福州。

林超與史華茲等人親率一支突擊隊，包括周堅、張疆兩個大隊和美軍八十餘人，於民國卅四年五月十一日，沿閩江左岸向福州倉前山南臺一帶進襲。

我情報機構潛伏在敵體之內的情報人員，向日軍提供假情報稱：「美軍一千人和無數中國游擊隊，帶着新武器進攻福州」。

日軍聞訊乃先行破壞福州機場設施，倉惶撤退。我軍於五月十八日收復福州，日軍向羅源撤退。

飛雲江上佈雷殲敵

日軍自福州撤退後，潰集連江，因恐懼美空軍轟炸與海上襲擊，不敢循海道北撤，乃改由沿海

海岸地帶，從陸上向溫州撤退，被國軍李良榮部緊追猛打，至爲狼狽。特以駐在浙東樂清白象的黎岡支隊，自北向南，發動一次攻勢，連陷瑞安、平陽，用以援應向北竄逃的日軍。

南侵北竄的日軍共約六千人，於六月九日在平陽會師，再共同北上。當其先頭部隊離開平陽後，「忠義救國軍」溫臺指揮部指揮官郭履洲，根據日軍行進方向、速度和時間距離，判斷其將乘夜橫渡飛雲江，繼續北竄。但江中無衆多船隻，日軍數千人渡江，勢需較長時間。而跋涉奔逃，待渡之時，必當尋覓較大建築物休息，乃挑選善長游泳的爆破專家巫銘田率領隊員十餘人，背負爆破器材，於日落後潛渡飛雲江南岸，選定兩所碾米廠和一座榨油廠，分別埋設地雷與定時炸彈，並破壞渡河點的船隻與木筏，然後潛回北岸，遙遙監視。再以水雷卅枚，佈於渡江口岸，打擊強渡的日軍。

當夜，日軍大至，果然暫入碾米廠和榨油廠休息。夜分，地雷和定時炸彈轟然爆發；日軍疲勞之餘，突遭此變，驚擾踐踏，死傷無算。

六月十六日，日軍方抵達溫州，旋即渡過甌江繼續北竄；而以黎岡支隊的後隊大隊留守溫州，以爲掩護。郭指揮官乃買通日軍翻譯官，將定時炸彈埋於溫州中山公園附近的後隊大隊部，並調「中美合作第八訓練班」的教導第九營陶鳳威、十營胡公達、十一營洪竹筠等部，部署於溫州西南地區，準備分三路進攻；以定時炸彈爆發爲信號，同時攻擊。

十七日午夜彈發，三營準時猛攻，日軍倉惶

由溫州東門潰遁。

十八日我軍克復溫州，第九營檢獲日軍的「軍中日誌」，得知日軍中已盛傳中美聯軍將大舉反攻，驚懼萬分，士氣頹喪。

於是，我軍乘勝追擊，到達樂清的白象、柳市附近時，日軍黎岡支隊及由福州撤走的殘部，遽聞我軍追及，復張皇潰走，將所攜帶的槍炮輜重，全部委棄。我軍函獲軍用物資總數達三百餘噸。

留守溫州的殘敵倉惶撤退時，其中一百餘人，由水路順流向甌江口的銅頭撤退。當時駐銅頭的偽軍大隊長陳榮博，已被秘密收編為「忠義救國軍溫臺指揮部」水上大隊長。

當日軍於六月廿日抵達銅頭乘船登陸時，見偽軍來迎，尙慶幸可得友軍接應，毫無戒備；不意遭陳軍猝然猛擊，除當場被擊斃約一百人外，其餘卅人悉數被俘，無一倖免。

晝夜激戰攻下海門

日軍自白象委棄武器輜重後，退往椒江，竄據海門鎮後，稍作喘息整理，一面徵集船隻，準備渡江北竄。一部殘敵六十餘人，於六月廿日竄抵黃岩路橋與溫嶺澤國之間，被我「溫臺指揮部」的爆破組計熊飛部猛烈截擊，斃十餘人。

當時在舟山羣島的偽軍陶志山、李謙益兩大隊，也均被我秘密收編為「忠義救國軍」新編第一支隊第一、二大隊，正待命反正殺敵。我追擊部隊抵達椒江後，郭指揮官乃令獨立支隊長崔傑趕往舟山，率領該兩大隊從水路潛赴椒江北岸，

準備襲擊渡江北竄的日軍；一面下令教導第十一營洪竹筠部衝向衢頭，教導第十營胡公達部從三甲會攻海門。經激戰一晝夜，於七月三日將海門攻克。

我軍克復海門後，以教導第十營胡公達部和獨立第一支隊繼續北上，追擊日軍。

由福州、溫州北撤的日軍，沿途遭我追擊，萬分狼狽；乃迭向盤據杭州灣的日軍七十師團求援，於是日軍由寧波派出一部兵力南下接應，進入寧海。

我追擊部隊於八月二日拂曉，以寧海西郊的尚教寺和東部的白喬嶺為據點，向城內猛攻，日軍因有第七十師團的部隊支援，炮火轉強，我軍乃撤退桑洲。

日軍出城反攻，我軍憑有利地形與新裝備的火箭筒利器，奮勇還擊，斃日軍百餘人；正擬乘勢再行攻擊，日本却已宣布無條件投降了。

華北鋤奸外一章

抗戰以來，敵軍攻佔我華北，進展迅速；而我國幅員廣闊，城市密佈。敵軍所佔領的城市越多，其力愈分散。何況，地方秩序的維護，物資的徵調，交通的保持暢通，問題很多，不是敵軍本身的力量所能解決的。必須取得中國人的合作，才能事半功倍。因此，敵軍每攻下一個城市，即扶植一批漢奸，先以「維持會」的名義，「服務桑梓」的話題，組織地方政權，慢慢改變名稱；實際上一切仰其鼻息，替敵辦事。同時，儘可

能編組華人為武裝部隊，先以「自衛隊」名義，幫助他偵緝「奸宄」，對付「特務」；如果「表現良好」，逐漸予以擴充，替他擔任部分防務。

殺一儆百除王克敏

民國廿七年，最重要的偽政權組織在北平，由王克敏（曾任北京政府的政財總長）負責，搜括民財，供敵利用。我情報機構，爲了殺一儆百，下令華北工作組織，設策誅鋤。

王克敏既屈志從敵，明知自己將成爲愛國志士狙擊的對象，所以防範嚴密，僱有隨身保鏢，和日籍顧問。進出家門，都隨護左右。加以敵軍在北平城內，收買狗腿細民，專以搜捕「特務」爲急務，對被認爲形跡可疑的人，派人跟踪，甚至常突擊檢查住所，因此，誅鋤工作，不易進行。

當時，「天津情報站」有一行動組，組長王文，組員李連福等人，工作成績突出。於是，由「北平情報區」和「天津站」密商，爲了避免敵人耳目，將該行動組臨時密調北平，出敵不意的進行誅鋤工作，功成迅返天津，使敵僞防不勝防。

王文等一行五人，於民國廿七年三月由天津赴北平，經過一番佈置，當月廿八日潛伏在王克敏返家必須經過的煤渣胡同之內。下午五點廿分，乘大雨如注，胡同內行人絕跡之際，攔阻王克敏乘坐的汽車，數槍齊發，擊中目標後，立即撤退，安返天津。

王克敏雖被擊中，但因其日籍顧問山本榮治緊急俯伏在王克敏身上，代王受彈，以致山本榮

治身中數彈，當場斃命，而王也成重傷。（註）

潛入皇協軍內策反

部隊方面，敵人雖然也組織些「自衛隊」，可是，毫不起作用。欲想利用過去的華人軍隊，加以整編，給予名義，供他驅使，又怕靠不住。於是，敵軍想起組織「皇協軍」的新花樣。

敵軍的部隊，自稱是「皇軍」，表示效忠日本帝國，那麼由華人組織的軍隊，也效忠日本帝國的，就叫「皇協軍」。這和後來汪精衛偽政權所組織的偽軍，意義和性質都不相同。汪的偽軍是「中國政府」的軍隊，效忠汪偽政權。「皇協軍」雖說也是中國人，但與「中國政府」無關。敵軍要組成如此的軍隊，當然首先要選擇一個徹底奴隸化的「日本通」人物來負責，於是，由日本女間諜中島成子介紹一位她認為最可靠的李福和，擔任「皇協軍」第一軍軍長。敵「華北派遣軍」爲了慎重，特別保送李福和到日本，接受奴化訓練，讓他服膺「大和魂」和「武士道」精神，把他塑造一個死心塌地效忠日本帝國的漢奸偶像。李福和由日本受訓完畢，回到北平，頓時身價百倍。敵人更予全力吹捧，以「反共」、「聯日」爲口號，宣傳他是亞洲的「反共英雄」、「東方佛朗哥」，當即招兵買馬，優給官兵待遇，以效法「皇軍」的姿態，於民國廿七年四月十五日開到河南的重鎮彰德。真是聲勢顯赫，聳人聽聞。

敵人的企圖，是以第一軍爲試金石，如果成效卓著，再來第二、第三……等「皇協軍」。

我情報機構首長戴笠將軍覺得事態嚴重，如不能設法子李福和以嚴重打擊，而讓他成功；那麼接二連三的繼續下去，就等於由中國人拿敵軍的槍彈，幫助敵人殘殺自己的同胞，打垮自己的國家。這對我長期抗戰，非常不利，於是下令「安陽情報組」和駐在「新五軍」的高參嚴家誥密切合作，儘一切可能，予「皇協第一軍」迎頭痛擊。「安陽情報組」奉到命令，開始調查策動，很快的發現「皇協軍」的副軍長徐靖遠、第一師師長黃宇宙等人民族意識堅強，並不真正想做漢奸；尤其不甘心以中國人而效忠日本帝國，其所以參加偽軍，不過想藉此掌握部分武力，好等待時機而已。

於是，該組先派組員師振東滲入「皇協軍」，由第一師參議李本中介紹，擔任秘書；再由黃宇宙介紹，與第二師師長吳朝翰取得聯絡。因爲工作順利，再經師振東介紹七位同志參加「皇協軍」，遍佈於該軍的各重要部門。

另一方面，嚴家誥也派人與徐靖遠、黃宇宙取得聯絡。暗中傳達戴笠勉勵他們殺死李福和，反正效順的意旨。

以上經過三個月的策動，完全成熟，只待適當時機發動。但表面上偽裝服從敵軍，精神抖擻，使敵軍感到相當滿意。

當場擊斃李福和等

李福和相當得意，以爲是自己留日的金字招牌和領導有方；在部屬的慫恿下，親赴北平，向敵軍要求增加重裝備，俾能名副其實的向「皇軍

」看齊，接替彰德一帶的防務。敵「華北派遣軍」接納李的要求，決定於八月初派員赴彰德校閱點驗，然後予以重裝備。

消息傳到彰德，徐靖遠、黃宇宙、吳朝翰等決定就點驗的時機，發難行動。

民國廿七年八月七日，李福和陪同敵軍軍官多人，由平漢鐵路南下，抵達「皇協軍」的集合地點——彰德的西曲溝村——校閱點驗。突然徐靖遠一聲令下，當場擊斃李福和與全部敵軍軍官，通電反正。經戴笠呈奉「軍委會」任命吳朝翰爲河北游擊司令，徐靖遠、黃宇宙爲副司令；吳兼第一支隊司令，黃兼第二支隊司令，隸第一戰區鹿鍾麟主席指揮。

「皇協軍」第一軍的被策動反正，給予敵軍的打擊很大，同時也驚破了其利用中國人組織軍隊，向日本帝國效忠的迷夢，從此不敢再組織「皇協軍」了。同時，此一事件，也說明了一個事實，那就是中華民國畢竟是一個具有悠久民族文化的大國，畢竟有人才，能夠見微知著，防患未然，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，無法在中國大行其道。

註：王文等在華北打擊敵偽，卓著聲威，敵軍痛恨之餘，竟至公開懸賞捉拿。後來王文於民國廿八年九月因公赴北平，被人告密而失事被捕，熬刑數月，不屈就義，年卅。其父於民國卅三年返里掃墓，竟被共匪以「國特家屬」名義予以加害，一門忠烈。王文，河北清苑人，原十三路軍營長，北平軍分會特派員，民國廿三年參加情報工作。